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六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兩番拒貸假貧窮

卻說紫旒宴客之後，諸客皆散，自己正要動身，恰好外面送來一張條子，卻是五少大人的，上寫著：「即請到陸蘭芬處，有要事面談。」紫旒取出表一看，時候才十點多鐘，俄延了半響，便坐了車子，逕到陸蘭芬家。蘭芬迎出房門口說：「五少大人已經去了，留下說話，請伊老爺明日到公館裡去。」紫旒看那情形，知道他房裡另外有客，便走了出來。正想回去，卻在路上遇見了陳雨堂，一把拉著道：「來得好！來得好！我方才到花錦樓處找你，說你到陸蘭芬家去了，我就忙著趕了來。」紫旒道：「甚麼事？這等忙？」雨堂道：

「哪，哪，哪！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」紫旒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「雨堂道：『你可知道今年的繭子極好？』紫旒道：『好便怎麼？』雨堂道：『我打算湊點本錢去收。此刻有了三百，打算和你借三四百，讓我別處再去張羅點，做了這一筆買賣，』紫旒道：『我有一句極知己的話，不知你可肯聽？』雨堂道：

『聽，聽，聽，你老哥的話，我是向來信服的。』紫旒附到雨堂耳邊說道：『你如果想借錢，拿兩個來換我一個。』雨堂道：

『呸，呸，呸，呸，呸！你，你，你這個人真，真，真是……』

「紫旒道：『你也不替我想想，這一向為了應酬五少大人，鬧的筋疲力盡，我還想問你借呢！』雨堂道：『啊，啊，啊！正是，我要問你，五少大人那裡，不知可能謀一個差事，可否同我想個法子？』紫旒道：『這個是要等機會的。像你那種冒失舉動是不行的。』

兩個人一面說話，一面從四馬路繞出大馬路，向東而行，紫旒的包車在後面跟著。雨堂道：『你此刻到那裡去？』紫旒道：『沒有甚麼事，打算回去了。』雨堂道：『你又撒謊了，你住在山家園的，怎麼向東走？』紫旒道：『我新近搬到了鴻仁裡去。』雨堂道：『好，好，好，好闊！鴻仁裡是闊房子啊！我倒要去瞻仰瞻仰呢！』紫旒不便推托。遂相將到了鴻仁裡。

人得門來，雨堂深深一揖道：『初次！初次！』紫旒連忙回揖，分賓主坐下，家人送上茶來。又送上一張片子道：『貽大人到了，說是請老爺過去談談。』雨堂在旁忙看了一眼道：『咦，咦，咦！這是張梅卿的片子啊，怎麼又鬧出個貽大人來？』紫旒道：『這是一個南京候補道，走得很紅的，人也精明得很，前次到上海，我薦了張梅卿給他，他歡喜梅卿唱得好，很化了幾個錢。這兩天想是又來了，少不免又要應酬。』雨堂道：

『從來不曾聽見過姓貽的，這個姓很少。』紫旒道：『他是個旗人，叫貽參，表字敬曾。』說話時，看了看表道：『還不到十二點，可要去打他一個茶園？』雨堂是無所不可的，便答應了。

出了鴻仁裡，紫旒坐了包車，雨堂也叫了一輛東洋車，到了張梅卿家。梅卿迎著道：『伊老爺來了。貽大人要碰和，正愁沒人呢。』紫旒一面笑著答應，一面和雨堂走到房裡，和貽敬曾相見。道過契闊，又介紹雨堂相見，代通過姓名。又道：

『這個敝同鄉，筆下極好，又是一個豪爽之士。』敬曾也道了久仰。紫旒便問：『幾時到的？公館打在那裡？』敬曾道：

『昨天才到。暫時住在長髮棧。』梅卿道：『此刻有了三個人了。伊老爺，你再邀一個客，就好碰起和來。』紫旒道：『時候不早了，明天再碰罷。』梅卿道：『貽大人高興今天碰，你又是幾時算起時候早晚來了？難道夫人太太近來管得凶麼？』

紫旒道：『你總是這麼一大套。此刻去請客，那裡去請啊？』

敬曾道：『上回常在在一起的蕭志何，不知可在上海？』紫旒道：

『方才我們同席，且去請請他看。』於是寫了條子，叫人去請。

一邊是雨堂纏著貽大人談天，一邊是梅卿拉了紫旒去說話，悄悄的說道：『禮拜一又要跑馬了，我一切行頭都沒有。方才向貽大人透了風，他答應了我三套衣服，他是才來的，有了這個，不好再說。此刻缺少一對珠花，求你代我想個法子，借一對來用幾天，等過了跑馬就還你。』紫旒道：『這個容易，我明後日就和你辦到。』梅卿大喜。紫旒方才走過來和敬曾周旋。

過了一會，志何來了，彼此相見，梅卿便叫擺桌子。志何一面向敬曾敘闊，紫旒一面商量碰多少一底。梅卿道：『貽大人老規矩，是五百元一底起碼，小了是不碰的。』紫旒看看敬曾，敬曾道：『隨便罷，就五百底小玩玩罷。』雨堂拉了紫旒一把，悄悄道：『太大罷？我只有借來的三百元在身邊，萬一不夠輸，如何是好？』紫旒道：『不要緊，有我，你放膽碰吧。』

於是領定了坐位，坐下去碰。雨堂膽小十分矜持，誰知越是矜持，越是不順手，四圈碰過，已經輸了一底半，不覺急得汗流浹背。換過坐向之後，方才慢慢的翻點轉來，又和出了一回大和，點一點籌碼，覺得非但不輸，並且還贏了點，才覺放心。

誰知臨了局時，被志何和了一副四喜，接著敬曾和了兩副清一色，算起帳來，雨堂恰恰輸了一底，紫旒也輸了一底半。恰是志何贏的一底，其餘都是敬曾贏的。紫旒走到煙炕旁邊，在小皮夾裡取出四張五十元的匯豐鈔票，悄悄的塞給雨堂。雨堂接過，背轉過來一點，無奈把自己借來的一張三百元十天期的莊票，也拿了出來，湊在一起交出去。紫旒便請志何收了。對敬曾說道：『我的明日送到，想可放心。』敬曾道：『笑話，笑話，這不過消遣罷了。』此時天已將亮，各人稀飯也不吃，只留下敬曾，其餘都散了。

紫旒回去一睡，直到次日一點多鐘才起來。梳洗已畢，吃些點心，便檢點了七百五十元票子放在身邊，先坐了車子去訪五少大人，誰知五少大人已經出去了。紫旒想了一想，便上車到一品香去，寫了幾張請客票發出去。一會兒志何、雨堂、敬曾都來了，敬曾還帶了梅卿回來。紫旒便請點菜，又請梅卿也一起同吃。一湯過後，紫旒取出一卷票子來，遞給敬曾道：

『這是昨天的七百五十元，請點一點。』敬曾道：『承賜，承賜。』

一面說，一面接了過去。梅卿道：『我托你的事情怎樣了？』

紫旒道：『你不要性急，明天包你辦到。』梅卿道：『不是我性急，明天是禮拜了，你可知道？』紫旒道：『準定明日給你辦妥就是了。』於是一行人談談說說，一面吃喝。忽然敬曾的家人走了進來回道：『客棧裡來打招呼，說是泰順輪船今天晚上開天津，請老爺示，就動身不？』敬曾道：『那麼你就拾掇起來，招呼他們寫大菜間的票子。』那家人答應去了。紫旒道：『原來敬翁這回是進京，但不知何以這等急？』敬曾道：

『我向來是性急的。這回是去辦引見，還有多少打點，所以更要早點進去。』紫旒道：『那麼我今夜就在花錦樓處餞行。』

敬曾道：『這又何必？』說話時，紫旒已經要了筆硯，寫了條子，叫自己車夫送往花錦樓處知照去了。一會兒吃過了，各人道謝走散。

紫旒走到同安裡，又當面交代了花錦樓，寫了幾張請客票發出去，方才走到覽勝樓茶館，尋著了一個姓牛的珍寶捐客（凡代買代賣者，滬諺謂之捐客）。這個人也不知他原名叫做甚麼，因為他姓牛，脾氣又極爽快粗率，動輒歡喜抱不平，所以人家送他一個渾名，叫『牛性』，久而久之，把渾名叫出，他的真名反沒人知道了。當下正和兩個同行在那裡評金品玉，忽然看見紫旒，便連忙起身招呼道：『啊唷！紫翁是難得請過來的啊！請坐，請坐。可是要辦戒指送相好？』紫旒也不坐下，便應道：『少胡說。我來找你，是托你弄一對珠花，明天就要的。』牛性道：『是，是，是，明天拿兩對送到公館裡去請揀。』紫旒道：『這是一個朋友托我的，你千萬不要誤事。』

我已經搬到鴻仁裡去，不要走錯了地方。』牛性笑道：『準定明日十二點鐘送到，你伊老爺幾時見我誤過事來？』紫旒再囑托了兩句，便走了。這一夜就在花錦樓處吃餞行酒，酒後紫旒親送貽敬曾到船上，方才作別，不必多贅。

且說禮拜這一夭，牛性果然十二點鐘時候，便送了兩對珠花來，紫旒揀了一對合眼的問價，牛性道：『這一對是一千五百元，

伊老爺真好眼力。」紫旒道：「怎見得便好眼力呢？」

牛性道：「這是人家急用賤賣的。這東西公道價錢，要值到千六七呢，還不是好眼力？」紫旒道：「就留下這一對，你過三天來取回信，可有一層，如果前路看不對，買不成，可不關我事。」牛性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我的東西要強賣的麼？」說著，又談了幾句天，拿了揀剩的一對珠花自去了。

紫旒忽然想起月梅那裡，還欠著二百元，不如先去還了，取回那張官照。於是點了二百元票子，帶在身邊，先到梅春裡去。人得門時，誰知月梅不在家，說是到姊妹人家吃喜酒去了。

只有月梅的娘，陪著五少大人在那裡。紫旒道：「前日承五少大人寵召，當即遵命到蘭芬處，誰知趨謁過遲，虎駕先出。昨日到公館叩見，又值公出。不期今日在此處相遇，不知有何明諭？」五少大人想了一想道：「是一件不相干的事，我此刻也忘了，等想起了再談罷。」紫旒見月梅不在，五少大人又在那裡，不便和他娘交涉，只得敷衍了五少大人一會，別了出來，一雙腳不知不覺的走到了花錦樓處，無非是嬉皮笑臉的鬧了一陣。花錦樓道：明日就跑馬了，我的馬車錢還沒有呢！」紫旒道：「跑馬有甚麼好看，不過出去給人家看看罷了。」花錦樓怒道：「自然我是要去弔膀子（弔膀子，眉目挑逗之意，津滬一帶均有此諺），你前天在張梅卿家，一場和就輸了七百五，我此刻要問你借兩塊馬車錢，還不曾開口，先就推三阻四了。」

紫旒道：「奇了！又是那個耳報神報的信？」花錦樓道：「你伊老爺是個闊客，那個不知！一舉一動，自然有人看見。」紫旒道：「你只管去看，我代你開銷車錢便了。」花錦樓道：

「我不要，你只給錢，我自己去。」紫旒無奈，取出那卷票子，點了五十元給他。花錦樓瞥見粗粗的一卷鈔票，便撒嬌撒癡的不依，一定要了一百元才罷。

紫旒又惦記著那對珠花，便走了出來，坐了車子回去。下了車子，恰好碰見陳兩堂從裡面出來，一見了紫旒，便道：

「好，好，好，你回來了，我正要找你有要緊事呢！」紫旒道：

「又是甚麼事，這等慌張？」兩堂道：「不，不，不，是一樁正經事。」兩個一面說話，走入了門，只見書房硯台底下壓著一張條子。兩堂道：「你，你，你看，我，我，我還留下條子給你呢，你看罷，省得我再說了。」紫旒看時，仍是為收繭子的事，要惜五百元做本錢的話。便道：「你總是這等胡鬧，我何嘗有甚麼錢？你不要看得我很闊，我一向都是在這裡移東補西，內裡頭的虧空，不能告訴你。」兩堂愕然道：「我總不信你是空的。」紫旒道：「你不必問我空不空，我給你一樣東西看，你便知道。」說罷：在抽屜裡取出一個護書，打開給兩堂看，原來是一疊十多張當票，內中還有一張當九百文的。兩堂看得不勝詫異，搭訕著說道：「不料紫旒果然是個空架子。」

紫旒還在那裡一一的翻給他看，一面說道：「並且我輩讀書出身，身邊大小總背著一個功名，總要設法弄個把差使，為甚麼要學那市僧行為，與小民爭利呢？」